



■方水土

双面绣《虎头》

方菁 王心一

嘴衔小花的乖乖虎，眼神萌动，毛感茸茸，看着令人心都变得软软的，融入中国剪纸元素的国潮纹身虎，造型既传统又现代，用双面盘金工艺刺绣，显得喜气洋洋、福气满满。虎年到来，湘绣青年传承人又创新了老虎表现形态。

虎为百兽尊，刚健勇猛，是力量的象征。从古至今，人们既畏惧老虎的凶猛，又仰慕老虎的威仪，被作为精神的图腾，也被赋予祥瑞之意。作为湖南传统工艺名片的湘绣，与虎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在中国刺绣界，有“苏猫湘虎”之说，湘绣又有“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

清末民初，湘绣除了将花鸟绣得活色生香，走兽也是威仪凛凛，颇受市场追捧。早期的湘绣老虎主要运用平针刺绣，色泽鲜亮，绣艺精细，据1935年杭州西湖博览会《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记载，湘绣老虎“虎身毛衣柔顺，文采鲜活，活泼生动，威仪盎然。配光换色，不见针线之痕……非逼近细察不能辨也”，可见当时湘绣刺绣老虎的技法已十分精妙。虽然平针能表现光滑亮泽的虎皮，却没有体现出虎毛的立体质感，被后人称为“橡皮老虎”。

彩线传神 “虎”名远扬

湘绣真正通过针线艺术将山林之王“一声啸震千山外，凛凛余威百兽惊”的神威气势表现得生动逼真、活灵活现，全是因为绣虎特技——“鬅毛针”。

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一位叫余振辉的湘绣老艺人，她绣的老虎，毛好像一根根从肉里长出来一样，解决了“虎皮无毛”的缺陷。余振辉13岁开始学绣狮虎，一生痴迷绣虎，她不满意传统刺绣老虎的技法，觉得又平又板，生气不足。她在长期实践中反复观察和琢磨，发现要使老虎活起来，首先要解决怎样使毛能立起来。于是，她进行了大胆尝试，变换施针方法，打破湘绣传统针法“齐平亮”的老套，针路散聚状撑开，撑开的一头用线粗疏，另一头细密，把线藏起来，使人感觉到丝线像真毛一样，一头似乎长进了肉里，另一头却蓬了起来。她再结合湘绣旋纹针、回游针、平游针、花游针、齐毛针等数十种针法，参差穿插，使虎眼的神、虎须的劲、斑毛的质感、爪牙的动态，生动再现。刺绣的绣线也逐步细分，该粗犷的地方力求粗犷，使其有蓬松之感，细腻的地方又不厌其细，难以看出每根毛路的针脚。她又用浓淡粗细的各色丝线大胆铺底，布局上有表里、有层次、有聚散、有深浅地表现色彩，使绣出的虎毛光泽柔软，色彩斑斓。

绣好了虎毛，还要让虎视有眈眈之光。余振辉采用“旋游”针法，刺绣时大胆加色，一只小小的虎眼用上十多种彩线，每种彩线的色阶加起来，有25种之多，生成变幻纷呈的色彩，通过光泽反射表现出颜色丰富、变化又极微妙的虎眼神采，使虎眼炯炯发光，产生旋动

感，有“目随人移”的艺术魅力，湘绣老虎更为鲜活传神。

1962年，余振辉在几代湘绣艺人实践探索中使得这套刺绣狮虎的技法逐渐成熟完善，她找到当时人称“老虎二爹”的湘绣画虎的画师李云青，请他根据针法特点为其命名。李云青连夜回家翻查字典，最后选定“鬅”字，定名为“鬅毛针”。鬅，音朋，发散乱之貌。宋曾巩诗曰“但知抖擻红尘土，莫问崩髻白发催”。《太平乐府》中的《题情曲》说：“待不梳妆怕娘左猜，不如插金钗，一半儿鬅髻一半儿歪。”李云青借用“鬅”表现这种针法特点，可谓形神音皆恰到好处。湘绣“鬅毛针”就这样诞生了。

后续，经过几代湘绣艺人的努力，湘绣狮虎绣品借助鬅毛针法，把它的神威韵味，带到大江南北，走到世界各地，观者无不惊叹其逼真凝视、纤毫毕现、刚柔并济的强烈质感。湘绣经典代表作《饮虎》《虎头》《狮虎》等老虎题材作品先后获得国家奖项，有的人选国家珍品，湘绣“虎”名远扬。

湘绣虎有很多形态。人们印象深刻也最为常见的是威风凛凛的老虎，湘绣经典代表作品双面绣《虎头》，是黄淬锋在动物园观察写生，把真虎大小的虎头搬到双面绣，用中国画的写实手法表现，加以独特的刺绣工艺语言，使虎眼圆睁，虎口赭红，虎毛铮铮，每一位看到它的观众，都被它震慑心神，感觉它目随人移，即将一跃而出。

单面绣《饮虎》表现的是一只生活在山林中的老虎，它一只脚探入溪水，正欲饮水，画外仿佛传来风吹草动，立即虎眼圆睁，侧耳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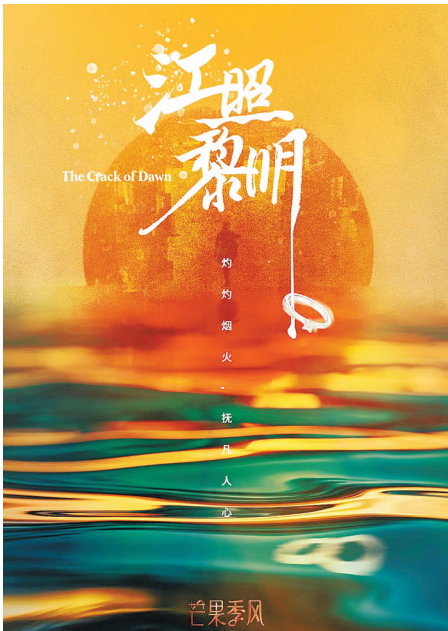
单面绣《饮虎》

听，斑纹下的骨肌紧张，虎毛挺立，威仪堂堂。

表现群虎的《领地》，在茂盛的草甸中，五只形态各异的老虎或立或卧，看似享受休闲时光的大家庭，表达出领地不可侵犯的气场。表现母子亲情的主题，虎妈妈带着小老虎在草丛中嬉戏，其乐融融。

■荧屏看点

从《江照黎明》看女性悬疑剧的创新与进阶



牛梦笛

近年来，悬疑剧因快节奏、强情节，以及对社会、人性的深度挖掘而深受观众喜爱。紧张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剧情发展、极具戏剧张力的表演，让悬疑剧充满了神秘色彩。

前不久在芒果季风剧场上线的悬疑剧《江照黎明》一开篇就是家暴、外遇、高利贷追债、枕边人骗保等一系列社会元素的高频堆积与高能反转。这些情节在全片冷色调的调色、快节奏配乐和创作者颇有导向性的镜头语言下，组成了一系列令观众感官刺激的现实画面和内容。有观众评价这部剧像“剧本杀”改编剧：人人都有动机，人人都有隐藏的情感线，根据人物的语言行为，好像都能总结出他们每个人的人物卡片。

整体来看，《江照黎明》给观众一种沉浸式的观剧体验，那些特写镜头和偷窥视角强调的细节既传达着暗藏玄机的线索，也给了观众更多解读剧情的空间。

跳出具体剧情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产悬疑剧这些年的发展确实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女性悬疑题材的出现，很好平衡了这两年来国产悬疑剧火热背景下的性别偏向。这两年来，女性题材及女性元素的加入为国产悬疑剧增加了可看性，然而如何选择更能达成女性共情的话题作为切入点更是其中一大难点。

国产女性悬疑题材电视剧数量不多，总体

质量相较于更为成熟的刑侦类悬疑作品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继《摩天大楼》《白色月光》之后，《江照黎明》的播出，让观众再次看到了女性悬疑剧中女性角色的自我救赎与成长。

与前两部剧一样，《江照黎明》的集数不算长，24集的体量也符合当下流行的短剧模式。这个篇幅与动辄七八十集的古装传奇剧“大女主”相比，足够短。但当下“大女主”剧显然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过时套路也成为了过去式。悬疑题材的兴起让观众找到了追剧的又一兴奋点，特别是女性视角的加入，让这类题材作品进入了更高阶的发展态势。

《江照黎明》中的女主角很忙，白天上班业绩冲到第一，晚上在桥边摆摊卖炒面赚钱，老公看上去温柔体贴老实，实则出轨家暴赌博，女主角患有哮喘，老公却藏药蓄意谋杀……之前女性题材剧集作品大多是都市类型，如在《二十不惑》《三十而已》中，我们看到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焦虑，但这些作品更多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描摹和呈现，对家庭生活的还原和复刻，对现实生活中诸如教育、容貌、工作的焦虑。当然，由于类型不同，现实题材都市剧与悬疑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但令人惊喜的是，悬疑剧在对女性话题的思考层面更加透彻，并且能在短时间内直击观众心灵，实现了“女性+悬疑”的题材创新，更揭露了女性现实生活中的桎梏，让女性题材作品有了更多的打开方式。

事实上，女性悬疑剧本质指向的是女性在社会中遭遇的不公现象——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外界对于性别角色的期待、在自身权益遭受损害后受制于偏见、性别议题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一类型能够在个体或小群体身上展现出丰富的戏剧性，并收获全球范围的成功，得益于女性议题内容本身就具有丰富性。

但作品在呈现上仍然没有摆脱社会议题中符号化形象的问题，在生活常识和细节的呈现上，还是有瑕疵。正所谓，现实题材影视作品创作，既要提出问题，也要解决问题——提出了家庭暴力等问题，但解决方案也要跟进。此外，扎扎实实塑造好一个角色而非一个代人喊口号的工具人方面，国产剧显然还有许多路要走。

好在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作品的温度，不放大问题矛盾，将更多的笔墨着眼于温暖现实内容的表现上。我们欣喜地看到制作方对于不同类型和题材作品的尝试，也期待未来更多优秀的剧集，更多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内容，能让观众眼前一亮的。



禹之鼎设色《春耕草堂图》卷

■苑杂谈

打开书籍，走进新视界



陈梦丹、徐漫丽作品《查令十字街84号》

李辉

春天是读书的好时机，枝头的一茬茬春花随风翩跹，手中的一卷卷书页也翩翩起舞。或许，你会发现，手里那些好看的书，时常不止书中内容“好看”，书本本身也令人“赏心悦目”。这大概要归功于书籍装帧艺术。

书籍装帧艺术，是对书籍的美术设计，包括封面、书脊、封底等部分的设计，以及对内文的版式设计、书籍材料设计和印制装订工艺设计。书籍装帧艺术随着书籍的出现而逐步发展。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中国古代的人们用书和丝将许多简编在一起，称为“策”。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书籍装帧——简策制。纸被发明以后，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等书籍装帧结构陆续出现，各有不同、各具特色。新文化运动后，我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起步。

时至今日，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已不再单纯满足于视觉感官，而是通过视、触、嗅、听、味“五感”充分调动对书籍的感官体验和阅读体验。近日，在美仑美术馆展出的“百年风华‘君旬’第二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200多件展品展示了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创新与魅力。平装、精装、活页装、线装，甚至极为罕见的龙鳞装，丰富的装帧形式、设计元素和色彩，给人带来夺目的视觉体验，进而引发相匹配的心理感受；纸张、棉麻、亚克力、皮革、铜板、树皮等各种书市上难以看到的材料，或温润，或粗糙，或细腻，是读者用肌肤接触书籍最真实的感受，唤起读者更深一步的心理感受；油墨飘香，独特的书卷气息，给予读者对读书的嗅觉记忆；翻动不同厚度、不同类型纸张所发出来的沙沙声或清脆的响声带来的听觉感受，和通过质地、形象上等诸多方面的模仿而达到味觉上的通感，也大大丰富了阅读感受。

丰子恺认为，书籍的装帧，不仅求其形式美观而已，又要求能够表达书籍的内容意义，是内容意义的象征。书籍装帧要“仿佛是书的序文”，“又仿佛是歌剧的序曲，听了序曲，便知道歌剧内容的大要”。翻开陈梦丹、徐漫丽合作设计经典书信体小说《查令十字街84号》，原文书信的局部图片制成的封面，点缀着艳红的封信蜡，方正的宋体书名铭刻于铭牌之上，一如“查令十字街84号”的门牌。这多重元素的叠加，营造出与该书匹配的氛围，令读者还没来得及读书，就能真实触摸到故事中两位主角的信件往来。

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设计的奠基人之一钱君匋曾说，“书籍装帧可从侧面体现书的意境，道是无关却有关，拨动读者想象之弦，使之余音袅袅”。由湖南师大美院ink工作室创作的《符号长沙2020》，由内而外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星城气息，厚重的历史与轻快的现实交融质变，迸发出全新的体验。醒目的文字、夸张的图形经过本土视觉语言的设计与编排，留下城市印记，让观众身临其境一品那独特的“长沙味”。获评2020年度“最美的书”的《沂蒙田野实践》，内容由李艾霞在沂蒙所做教学实践而来，由9名大学生及沂蒙地区22位孩子共同参与完成，那“耳朵书、蝴蝶书”及布满轮廓线与盲文的大海报，每一个图形、每一个画面皆出自这些孩子之手，那满溢于书中的童真与童趣吸引、打动着人们。

书籍装帧艺术也越来越不拘泥于常规的局限，打破书籍装帧与艺术的边界，推进跨界实验，尝试更多的可能。在展览的“音乐之书”展区，18首悠扬、婉转、沁人心扉的歌曲伴随着40件充满灵性的书籍装帧艺术作品呈上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闪现的书页、跳动的音符、一帧帧的影像，这些作品将音乐艺术的内容与视觉艺术的形式集合，拓宽对书籍内容的理解，在视觉与听觉之间碰撞新的火花。为书籍装帧艺术寻求多种可能。

书籍装帧艺术之外，艺术家们以书籍为载体，将书籍的内容与形式、工艺与材料等元素转化为创作语言，展开思考。青年艺术家李雨祗通过作品《nothinghere》木刻版画艺术记录时间的变化。一张木刻原版，一本247张木刻版画组成的20厘米厚的艺术家书，构成了一个缓慢移动的空间局部，在这个空间中无形的“时间”变成了有形的线条，不断叠加厚度的木刻版画俨然一部饱含时间变化与积淀的书籍，厚重的体积与肃穆的黑色，犹如纪念碑一般纪念或记录着。

时代的变迁与科技的发展，书籍装帧艺术在满足图书阅读的功用需求下，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其功能、内容及形式多元并重，反映一个时代精神与人文美学。也许有一天，书籍装帧艺术可能成为历史，可能融合、演变成电子书籍设计、信息设计或产品设计等诸多形式，但是书籍装帧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历史的长河里仍显现着它特有的审美价值和时代风范。